

浮山文集前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紳下

明堂說

載記曰。明室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月令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二六一八。法龜文也。夏后室。殷人重屋。四阿。周明堂。度九尺之筵。蓋漸文矣。黃帝明堂中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則公王帶所上。漢武者也。朱子曰。意當九室。如井田制。東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總章玄堂倣此。中爲太廟太室。只是三扇九架屋而已矣。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伯喈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陳騶取袁准之辨。殊未盡然。習按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如後世之呼殿呼廳。皆延轉聲。寢卽電。可證也。後此乃分別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干廟中。以朝諸侯。則天子永無南面之日矣。士禮迎于廟門外。卽應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齊之明堂。猶行在所。瑞然靈光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

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同小異。隨時增損。何必以考工之五室。大戴之十二室爲疑耶。堂必軒其三楹。而室或夾焉與焉。則通爲九方分者。何不可各面呼爲三間耶。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興教之宮室。艸艸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氏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黃帝明堂中一室。寓藏一也。樓從西南入。寓巽方也。此卽漢說。已證古有八宅之精義矣。今之中極殿。大享殿。亦上圓而下方。是其遺也。俗儒泥迹。往往執名。虛談通冒。先並精義而荒之。鄉飲偶射。皆有天地

陰陽之義所謂明堂不法洛書哉。

給補説

三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禴禘祫禴祫烝諸侯禘則不禴禴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禴一禴一祫嘗祫烝祫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又祭統云春祭禘夏祭禴陽義也秋祭嘗冬祭烝陰義也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艸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艸也禘嘗之義大矣周公既受成王康王追念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

是也。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飮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秋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周禮言祭不言禘，其言四時祭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韻會曰：禴，一作禴。易西鄰禴祭，薄祭也。王制祭統：春曰祠，此夏商禮也。愚者曰：周尊大禘始祖自出之名，故文春祠夏禘爲春祠夏禴乎。然孔門述禮，則猶稱禴禘。統論治道，則槩稱禘嘗之義。以四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祭曰禘，與一牲一禘之禘，槩而言之，則曰禘禘。儒者未觀其通，故紛然也。公羊曰：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外傳曰：禘禘謂之殷祭。司

馬彪續漢書曰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禮緯稽命曜載之賈逵劉歆云一祭二名馬融王肅云禘大祫小鄭玄云祫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祫爲禘而設禘爲主而祫爲從何爲以大小名張純以祫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于祫禘祫嘗牲禘之故原未洞也禘以祫爲大以牲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曰天子禘諸侯祫禮無此明文後魏書曰古祭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今當夏之月歲時以從要省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牲祭之各于其朔祫之合羣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



譽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之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豈禘爲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

魯禘說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  
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  
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  
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  
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  
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  
三賜伯會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  
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

三也王伯厚

應麟

羅長源

泌

以爲然元許白雲

謙

言之我朝何子

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

禮樂事矣禘祫僭矣

按所引三賢立言皆言如言雲或言郊廟本文無禘祫言禘于莊公刺在莊

先難則非

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

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祀宋二王

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

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爲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

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祀宋爲非禮及禘之義

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爲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

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

上非止天子事也。魯禘之非禮者，前巫後史卜蓍筮侑之，敬詔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祀周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皆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卽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而無騂剛，其移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則非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

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魯而配稷論之杜

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

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

莊公速也莊公速制未闕非列立廟又不干太廟故議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左月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成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議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以歷三禘者

無譏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

祀日逆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太廟此

之非也神卒而禘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夏祀取端襄十年宋以桑林

享公二年日魯有禘樂實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後至于昭二十

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

非禮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

郊之刻，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粗于大夫。孔子行，故知春秋歲不勝書。夫子對

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

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函史

引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蓋周之闕丘祀天，正歲建子月也。

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以祈穀。正月而

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而受朔焉。春秋則大饗帝于明堂。

宗祀文王以配之，詩序有合饗天地之義，而以昊天有成命當

之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而五，謂大神示仲夏則大雩。孟冬

祈來羊于天宗。蓋王祀天，歲十舉而郊為尊。孫宣公曰：歲九祭

者主于天，至日闕丘。正月祈穀，五特迎氣。

孟夏雩，季秋大饗，天歲大故，則旅于上帝。

五夏雩，季秋大饗，天歲大故，則旅于上帝。

詩人非雅人論

邇熄詩人。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人。王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三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薛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而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

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宮廟宗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諸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擊虞曰。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祭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

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智按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此似爲地大社之說近是矣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嘗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犁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二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 合止祝敔論

事有數千年相襲以訛而究不知正者不少矣。祝敔之用其一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擊祝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鉏。其用之也。樂之初。擊祝三聲以作之。樂之末。戛敔三聲以止之。自馬融鄭玄李循白虎通其說皆然。唐六典協律郎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遺法舉羽。或提燈籠是已。然則祝敔之用。果此六聲而已耶。總因尚書合止祝敔誤解合爲始合。止爲終止也。夫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

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爲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之奏。一聲  
版。二聲夷。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烈。不爲衆樂所掩。夫祝敔之  
聲。猶是也。伶州鳩曰。革木一聲。革音直。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  
圍軋。絲竹之嘹唳。綿長也。不過洞樑相擊。若然而止。正如版魚  
用爲節奏。曲之遲疾。視此爲準。雅相之聲。近乎拉氣。悄然以輔  
祝敔之間。此度曲之所爲大觀小觀也。祝敔不得其用。今乃用  
銅鈸杖鼓以補之。琴瑟設而不作。亦以不知版眼也。琴曲中有  
入慢。則有趨。可知矣。今之單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喉轉  
聲。以意長短。不合拍按。豈可聽乎。琴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  
遂與衆樂合。皆恃拍按之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緩細爲高。無

復版眼。則竟可隨意短長。是焉能與衆合耶。人之用聲。聲有常止。止以更氣。止以言乎齊也。令止明矣。春官教春。牘如祝。小春謂之應。以應太春所唱之節。又云。牘以應祝。則祝非三聲而畢。可知也。房庶曰。金石鐘磬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爲箏笛。木祝敔也。而貫之爲版。馬貴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祝敔之後。胡以代拊。唐名樂句。宋以檀若桑爲之。非明徵乎。貴與亦疑之。而不敢決耳。

星土說

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鄭漁仲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也。時運之輪象天。列位之方法地。二十八宿當方圖之外圍。星工相占。掌諸職方。文理互顯。方圖互用者也。禹之治水治地。皆用九爲規。莫九州。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固有取爾矣。圖編取中。豫北冀。南揚。東西梁。西北雍。東南徐。東北兗。西南荆。以配洛書。其槩也。唐志。山河兩戒之釋。星土也。然乎否耶。今泰西合二

圖補金魚火。曼天河坤維續參井。艮維續箕斗。首尾相環。此何以分焉。嘗攷地毯之說。如豆在脰。吹氣則豆正在中。其理然矣。然未言其如祿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之所伏。必分上下。圓物而水浮之。絲懸之。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證知中國當胃。西乾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爲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即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隋晉之志。更今郡縣名耳。

禹貢水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攷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夫差掘溝以通賈。而江始達淮。孟子指夫差之邦溝爲禹跡也。河自龍門至大陸爲一流。至秦決魏都。始有二流。遷作河渠。書云。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決渠爲禹跡也。桑欽作水經。酈道元注之。其于中江九江敷淺原。未明也。江入會稽。遂謂楊子有口通于湖。訛之甚矣。湖卽漸江也。愚者曰。古會稽郡大。後乃分半爲吳郡耳。後人有精于前者。禹貢導河自積石。而元澗澗。泝源出于甘泉。江發于岷。而緬甸志載蜀馬湖江。本于緬之金沙江。金沙源在崑侖之南。與黃河源在崑侖之東。此豈不詳于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莫寓草下



謝安

丁卯

卷七

用幣說

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圉  
西方輕重以銖小顏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李  
司解圉法圉卽錢也圉一寸而重九兩師古非之以太府王府  
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爲九府圉謂均而通也秦  
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  
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錫銀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  
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筴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  
諸積餘贏以積市物痛騰躍平準書更命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約法皆禁云云習按黃金一斤四字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匹百金。武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橐裝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之以一金爲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吏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錢也。下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也。公羊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智考晉灼所引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黃金何其賤歟。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毋乃爲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一銖。次曰幺。曰切。曰中。曰壯。則小錢正。聽眼綫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銀一分耳。智固以莽之所謂黃金一斤。朱提銀一流者。乃貨品。而以金襍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爲銀貨二品。其義明甚。獨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斤。則一斤矣。何爲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府圜法而言。爲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重差。小方之乎。李奇曰。圓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而

誰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一斤也。食貨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寸。漢之白選。莽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反幣而後令用之。是秦之幣二等。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卽在金鎰中矣。世代旣殊。稱謂移易。遷固文字古簡。自魏晉唐諸人。卽以臆揣作法。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此說爲近。猶可旁考。縣斷耳。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斤兩。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一疋。禹貢金三品。康成曰。銅三色。則或者曰。金幣是銅鎔金者乎。晉志引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此自鈎金之遺然金有高低况漢制金爲幣或有倣半兩而實重四銖者乎故須呈價也景帝六年定鑄錢僞黃金律元封五年酎祭少府省金金輕色惡者奪爵王子侯表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八兩少四兩免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太始元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蹄師古曰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亦曰馬蹄金往往于地中得之或帝表祥瑞故昔改鑄錢爲麟趾褭蹄之形以易舊法耳常璩已志言黔中弱頭虎子夷秦精秦王刻石與盟殺人顧亥俠錢盟曰秦犯我輸黃龍一雙戎犯秦輸清酒一鐘所云黃龍一雙

乃當時之金幣也。由此觀之。余謂不許散用金銀。而金幣有形。此確證也。董彥遠曰。漢一金。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此揣古今而兩不決爾。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又曰。當時黃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宋王抃燕翼詒謀曰。真宗問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東坡但准古黃金之多。直未攷爾。智以李時珍之言。一當十。則太少。酌以沈存中程大昌之言。則古一斤。爲今五兩而少。一兩爲今三錢而少。然則漢之四銖錢。正如唐開元之二銖而少。漢之筴錢。則輕極矣。

詩樂論

五經無樂。獨以樂記當之乎。記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周禮太師以教國子。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春秋大夫賦詩。論志。猶遺風也。孔子修之以教弟子。取瑟及琴。造次不輟。故晏子有繁絃歌鼓舞以聚徒之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六經遺三。何哉。蓋以書治政事。春秋操是非。易窮神化。若自成童庶士。刻不相離。而泯于日用。薰陶鼓舞。則詩禮樂最切而已。藏易書春秋矣。教經學詩禮。而樂亦藏矣。小子何莫學夫詩。而禮樂亦藏矣。鄭夾漈曰。魏得漢雅樂。卽杜夔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太和惟存鹿鳴。至晉又亡。漢有



齊魯詩。毛注鄭箋。皆言義。不知音。六八詩。所謂笙詩。東晉補之。  
不亦贅乎。鄒肇敏曰。南咳卽天保。白華卽頽弁。華黍卽棠棣。由  
夏卽瓢葉。崇丘卽伐木。由儀卽菁莪。亦一臆耳。愚者曰。雅樂拘  
于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病。則大  
損愈溺于淫靡之俗樂矣。楊椒山告韓苑洛。其概也。夫元聲。冒  
統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  
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違也。較今  
俗樂側調。低二字爲正調。卽雅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絕  
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林希恩歌學譜。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  
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于河洛。

而未觀其通。視敬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鐘損益  
清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  
氣乎。論論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詩蔽

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穎達  
疑之。歐陽修信之。十分有周太師樂歌次第。今詩次第。鄭氏詩

譜次第。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則鄭玄王肅蕭統所守  
通。韓愈鄭樵不信。而楊慎駁之。沈重曰。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後漢衛宏敬仲。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序。隋志云。敬仲潤色。程明道信序。伊川曰。小序固史作。如不

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大序非聖人不能作。朱子以爲宏作焉。端

臨不從。朱慎曰。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陸欽顧

潛真皆有呂氏讀詩序。左傳燕享。屢賦鄭衛。則刪滌之疑可解。

吳王柏云所刪者或存于間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退

何穰削野麇歸甘棠于王風黜鄭衛淫奔之詩王陽明信王厚

齋之說陽明以音論與漁仲合漁仲曰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

鄉聲則不存其一端乎邵康節謝上蔡蘇轍皆謂孔子所取之

詩必無邪詩蘇轍謂非一人之筆程大昌有南雅頌之論與詩傳合

許敬菴乎遠作思無邪論信申培之詩說也詩傳子貢著詩說

漢人申培著皆近代出隋志稱魯詩亡于西晉或子貢申培所

說韋賢所治者乎亡于虞喜所傳石本之代也喜字仲寧餘姚人黃文

裕公佐字才伯香山詩傳跋曰此晉虞喜所摹石本書一廢于梁天

監再廢于唐貞觀廢于宋宣和紹興尊信于趙明誠黃伯思董

通洪适胡元質范成大各有緒論及之余得本於秘閣梓於成  
前附以申公詩說新安吳懷古重刻之姚應仁鄒忠徹闡其義  
焉子貢詩述達邠風于雅退魯頌于風子曰魯頌不可訓也吾  
詳而為風周公燕享有小正焉室鴟所以修身也伐木菁我  
國象白駒無賢也魚麗嘉魚瓠葉燕大臣也穆木諸侯慕文王  
之賦雄雉何彼穠矣周趾齊襄公齊手知小白之君齊也鄭世  
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鄭靈公棄世臣而任任  
天子良憂之賦扶胥小弁為尹伯奇隣大夫閑之麥秀子良諫  
靈公祁為懿戒在小雅閔宮傳公詩作申培詩說取幽風鴟鴞  
諸篇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摅列于鄭齊之前取七  
月置小雅而以秦風豳十五國大小正即雅大小正續大小傳  
即變雅也有周頌商頌無魯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高  
頌其說多與毛韓相抵牾

邑趙公南星曰開雅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為天子也周

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于國風實

本申堵也。石莊曰：列國凡有宗廟，必皆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爲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于列國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耳。太師陳風采民間之歌謠而已。諸侯自詠歎其祖功宗德，則于民風無涉。故夫子不得而見。然則列國之頌，何爲絕不一出？曰：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禱于其間？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天子者也。不則自爲之者也。駟駟泮水闕宮，魯也。它國其類也。

## 樂調攷

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黃鐘商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  
二月夾鐘本宮俗名中宮如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  
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鐘正徵如喜  
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  
鍾本宮夾鐘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南呂商  
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  
呂如鳳凰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鐘如飛龍引十月  
應鐘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鐘本宮  
夷則角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

高宮如風雲會唐俗樂二十八調曰正曰高曰中呂曰道調曰南呂曰仙呂曰黃鐘是爲七宮曰越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林鐘是爲七商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曰小食曰歇指曰林鐘曰越是爲七角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鐘曰般涉調曰高般涉是爲七羽唐樂志俗樂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徐安書曰俗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調徵在商之中也今九宮譜北曲十六調南曲十三調皆本諸此段安昌樂府禱錄二十八調以平上太入紀之但于末記之云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此可推矣隋志周文時龜茲人言五旦之名以華



言譯之。且卽均也。遼史有四旦。二十八調。曰婆陀力旦。卽七宮也。曰雞識旦。卽七商也。曰沙識旦。卽七角也。曰沙侯加溫旦。卽七羽也。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此。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繫別之。繫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于十。

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官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官聲之對。故爲官。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官。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其夾鐘收四聲之畧也。官聲七調。曰正官。曰高官。曰中呂官。曰道官。曰南呂官。曰仙呂官。曰黃鐘官。皆生于黃鐘。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于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

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搥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存中曰十二律并清官四聲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工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上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合字音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尺字似扯六字音靈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

泛五字音鳴，卽合簫管七調諸法也。朱子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後人失之，惟存四聲，有四清商聲，卽半聲也。王洙有古今樂律通譜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總論之，凡樂無五音，卽不成聲，猶聲高下不備，卽不成歌。外國各有其五音也。樂府之以清商名者，調法之名也。如今山坡羊曰：商調。山桃紅曰：越調。之例。陳旸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北云：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北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北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辨天聲也。徵調，北名多婆臘調。婆羅門曰：卽羅延天聲也。羽調，北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

歷也。變宮調。北名阿詭調也。金華文統曰。太常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汴蔡沒。而東殷侯得其故樂部之。國初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其義不能究矣。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黔卒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書。津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是不久矣。樂有古雅樂。有俗部樂。漢采謳已不古。六代多異音。北樂襲外國。乃隋平得樂。存者什四。世以爲平外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等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調。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簇羽矣。教坊色長張保。曾製大樂玄機論。七音六

十律八十四調不脫白蘇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節四部  
弦管尚循唐宋梨園之道此非鄙俗祿行平宜雅樂之未易復  
也崔遵度作琴箏非止夏至之音也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  
泛有三焉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荷盡法  
而考之乃有二十五徽焉是一氣也凡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作  
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愚者曰大瑟皆自七徽  
起者中也聲起于中兩頭分盡數至琴邊聲亦中起八音範土  
事亦一聲耳竹止十三聲高下借用金石以厚薄備十三聲則  
無所不備矣此絃所以均鐘而琴瑟所以不徹也通典以應鐘  
爲變宮旋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姪洗生應鐘不比于正音故爲

和應遠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  
正聲也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齊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  
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陸子淵曰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舜時  
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樂器至周時改製五音  
減樂器至五百至唐又減樂器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內挑  
絲竹爲戎部五音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  
音最低藝苑卮言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  
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道宮至低南亦有九宮然南歌或多  
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鼓邪智按不然今南歌皆可合竹

但不以合氣。以北曲促而絃。宜連響也。南曲則緩。故難合耳。若精論之。皆可合也。元美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官大用。白仁甫。元曲擅長。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余按北無入聲。不始于元時。而外國忍收之語。非無入聲。愚者曰。大氏五音二變之名。不得已而立者。實則變動不拘也。其生也以奇一而止五。必加七而循環始均。閒處各一。故以名記之。猶勾股之記甲乙耳。推及聲原。雖音有七。而用則用五。大經所言七調。正與律原合。而謂諸名宜掃除之。此不必也。易不可爲典要。而有典常也。使渾渾然以呶呶相視。豈能定哉。以笛刻七。則凡上乙五六凡工也。凡生六。六生



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華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徵犯之名曰犯。此凡吹人皆能言之。琴有七弦。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是也。以二聲相合。命之曰仙翁。以和其調。則七而用五。其細分十三徽。定五音者。乃定格耳。豈盡循環之妙哉。不得已而名之曰。由低而高。曰宮商角徵羽。至第二調。則又變矣。此須與解人言。精簡管者。止能用其法。而莫能推原其理。

#### 四禮說

儀禮周禮皆云周公作。後有大戴禮小戴禮。是曰四禮。小戴今禮記也。最後而列五經。以述孔子語也。儀禮周禮列十三經。大戴不列學宮。大小戴雷同家語。而大戴載孔子語獨多。則漢藝文志稱曾子十八篇。此類是也。正義序云。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本。晉有一禮。必具一義。禮本周公。義本孔子。經明于傳。四禮定乎二禮矣。大學中庸。禮經之心。百世可知。此易簡之至理也。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協于分藝。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歲智崇于禮。臬內外本合。易禮會通而幽明一矣。司馬談宗道家。而遷

尋孔子繼春秋禮樂二書詳哉言之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  
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此卓見也此遷所以爲孝也古作礼後作  
禮以禮運運禮器也使人履其體理也後世或失拘牽故曰禮  
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祭以孫爲尸將嫁教于  
王宮三月大饗已廢夫人之禮而謂後世可泥古之迹乎郊祀  
擬天地分合宗廟疑昭穆迭毀大學令太常擇民明堂遵玉帶  
之圖漢始綿蕞其後止此唐貞觀禮出玄齡顯慶禮出無忌韋  
公肅有禮開新儀王彥威有曲臺新禮宋章崇義進三禮圖陳  
祥道著禮書劉溫叟上通禮盧多遜有纂義王暉賈昌朝有新  
編新禮王洙尹師魯有禮器禮象而朱子家禮則儒者所宗也

洪武革鈇笠都納之後。舉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  
董葵。蔡深。滕公琰。修禮書。宮闈外戚駙馬。除前代弊。祭祀而省  
俎豆。冠服而省五冕。訓備而議再拜。封拜而嚴本支。父母均喪  
三年。冠昏逮于士民。三年大明集禮成。諭陶凱曰。教化必先禮  
義。政刑非所先也。叔孫雖禮糠粃。然創制于煨燼。兩生迂待百  
年。期廷之禮廢矣。時哉大哉。

參兩說

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圓一圍三而用全。方一圍四而用半。此本說也。蓋嘗借泰西爲問。郊謠舛表法。反復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圓積矩。全本于易。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九六爲十五。十五爲三伍。三伍歸一五。五卽一也。邵子之旨。一役二以生三。又役三而役二也。以二生數。二其天三爲六。而六止用五。五藏于用半之四。常維四而八而十二而十六者。載上天以爲用也。四恒立而用三于四中。盈虛在手矣。參兩實用。見于洛書。前此三千年。未有發明者。故列其槩云。中統四生四成之河圖。旣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則一極三而爲九。

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極咳秭無出一三九七者。此以四正之陽參天也。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四爲八。兩八爲十六。兩十六爲三十二。兩三十二爲六十四。極咳秭無出于二四八六者。此以四隅之陰兩地也。七六數少而後于八九者。先三極之而以四爲歸。歸于兌乾爲終始也。蓋因算黃鐘律而得之。因辟卦之七十二藏百八。而得之。因八卦之二十四藏三十六。而得之。則八卦亦十二卦也。六十四卦亦九十六卦也。三十八卦亦五十四卦也。河圖四周自乘爲八十。而北則不加。南減三五之一。獨用也。東二十四。西三十六。乃平用也。卽老陽老陰衆也。二少則不會參兩矣。十數以內。惟六會參兩。故易止用六。

參乘三才而兩之則參兩也。偶倍二四而八。中不及六。猶之四  
兩之參兩不敢及五也。三倍三而爲九。中亦不及五七。故卦畱  
七七爲蓍用。五則無非五也。董誥所云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  
二爲八。則十數之中無非參兩矣。且就適用之節舉之。參徽爲  
天地人正聲之合。故絃具周天。七泛十三藏閏之度。凡絃具之  
丈絃亦具之一徽至十三。乃四分用三分也。八洛書而首尾空  
二洛書也。一徽至二徽爲十五度。二至三爲十二度。三至四爲  
十八度。四至五則倍十五之三十也。五至六則倍十二之二十  
四也。六至七則倍十八之三十六也。七爲中徽。後半如前半。非  
此三等數之微幾哉。十二者六之兩也。四之參也。九而三分益

一也。十八者，九六之會，而卯律參之，三分損一也。十五者，圖之中三五，書之交午十五也。三五之會也，進退一而進退三之樞也。任其參兩而旁羅，歸于五與十者，紀之以十爲成，五爲中也。猶一月三十日，氣候之一中一節也。五六者，十數之中，生成之終始也。月法交策半甲，其會也。是十其參，十五其兩，而六其五矣。此三十之繼十二，爲元會日時之大用乎。陽尊九而九不會，兩其九爲十八，而會易尚八而八不會，參其八爲老陰策而會，猶之十數以內，兩其三，參其二，爲六爻而天下之變盡矣。由兩其六，參其四之時法十二而推之，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參其八亦三十四也。此四六合節而二十五之天數藏一也。參其十



二爲三十六而兩其十八爲三十六也。此四九六六之合。而環  
宮主陽者也。兩其老陰之二十四爲四十八。而參其十六。亦四  
十八也。此六其八而四其十二之合也。兩其老陽之三十六爲  
七十二。而參其二十四。亦七十二也。是八其九而六其十二之  
合也。參其南方二七之十四爲四十二。而兩其三七之二十一  
亦四十二也。此七其六而洛藏三之合也。兩其三十。參其二十  
爲六十。此五其十二而十其六之合也。甲也。律也。除四之通期  
卦也。參其三十六。兩其五十四爲一百八。此象限也。十二其九  
而十八其六之合也。兩其七十二。參其四十八。此坤策百四十  
四也。兩其百八。參其七十二。此乾策二百十六也。參其三十二。兩

其四十八。此全爻四破之九十六也。參其三十。兩其四十五。通期四破之九十也。兩其九十六。參其六十四。此陰陽爻平分之一百九十二也。兩其百三十五。參其九十。此邵子所嘗言四分三之二百七十也。百三十五者。三其四十五也。或損十八。或損六而用之。則二百六十四。二百五十二。皆參兩可分者也。兩其百四十七。參其九十八。是三分通期。益二十四之二百九十四也。百四十七者。三其四十九也。三其二千三百四十。而兩其三千四百五十六。爲六千九百七十二者。三十六其百九十二也。三其千五百三十六。而兩其二千三百四十。爲四千六百八十者。二十四其百九十二也。以至三其四萬三千二百。兩其六萬四千八

百者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也。從此無量。安有出于參兩三五錯綜者哉。言三五者。十數之中。約用生數止矣。至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五得五而十。卽一二三四五也。十不用而大。一不可見。小一不能加乘。故止用二三四五而言。二卽具三矣。列四卽具五矣。一切數度。因地立體。而天用之。以天數統地數。故但舉三五而已。

人身呼吸合天地卦氣說

人身卽天地。誰不云然。然非徒冒言其道理也。試質析之。行于  
骨節間者。氣血而已。氣爲衛行脈外。血爲榮行脈中。血實統于  
氣而流行。氣血于十二經十五絡者。皆脈也。八奇經。脈之縱橫  
約幾也。冲氣統之。肺爲氣門。寸關尺。浮中沉之候。平旦也。寸口  
其大關鍵乎。難經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本清曰候。脈  
活必取平旦。雖云陰陽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脈  
絡調均。血氣未亂。然此其梗槩。而習矣。莫之察也。其實脈行十  
二時。夜半大會。寅則會肺。寸口。肺經也。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  
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

三三  
故上焦中焦之營氣寅會太陰于寸口。下焦之衛氣會睛明于目。故目與兩腎之中皆號命門。雖曰上中焦隨營。下焦隨衛。而總統于宗氣呼吸。則三焦之火一氣所運也。故越人治內經而約決之曰。平旦變見于寸口。診法取決于寅時。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脈各有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蓋宗氣營衛所謂陽在陰中而包其外者也。醫家誰究心乎。音出于丹田而字滿于商。肺所司也。噫。人生于寅。子與謂平旦之氣。鷄鳴而起。豈待可以察脈已哉。聽聲知病。聽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

物理小識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見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是攷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艸木蟲蟻。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卽藏通幾者也。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遺物。誰是合外內貫一。多而神明者乎。萬曆季間。遠西學入。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

幾天智亡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曆律醫占。皆可引。通學者幾能研極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顧自小而好此。因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云爾。且  
三言誤。袁在昭陽。計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記。

象數理氣微幾小序

爲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氣也。微其端幾。不離象數。彼  
掃器言道。離質窮隱者。偏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肢  
經絡。天之表人身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冒準約幾如此。無  
非物也。無非心也。猶二之手。自黃帝明運氣。唐虞在璣衡。孔子  
學易。以初閏衍天地之五。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問。  
或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舉禮節樂律而弁髦之。舉  
倫勃舊章而放棄之。謂爲聖人之所增設乎哉。核實難。逃虛易。  
沈洋之流。實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鑲空。以爲恢奇。其言象數者。  
頹流小術。支離附會。未覈其真。又宜其生厭也。于是乎兩間之



真象數。舉皆茫然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示其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具其符。心自冥應。但未嘗求其故耳。學者靜正矣。不合俯仰遠近而互觀之。又何所徵哉。肯故隨聞而紀之。自天象始。

物理總論

野同錄曰。子夏之言生數。曾子之言幽明。律以庸言。不類鑿乎。要其理有不可誣者。伏羲讀俯仰遠近之書。故其範圍如此。氣行于天曰五運。產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爲山爲川。爲鱗羽毛介。艸木之物。聲色臭味。別其端幾。黃帝論人。亦以五五約之。正謂獨性各別。而公性則一。陰陽和平。中道爲貴。若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誠無所逃于始終。相反乎無端也。邵子言變化感應而歸之于道。虛舟子曰。道無在無不在也。天有日月歲時。地有山川艸木。人有五官百骸。其至虛者。卽至實者也。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

原卽盡其性矣。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寔，故性命之理，必以象數爲徵。未形則無可言。一形則上道下器，分而合者也。莊子言虛無，然歸于極物而止。則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聖人與民折中，日用使之中節而已。其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誰固達而知乎？襲言常理者，拘膠闕茸，千萬譏議，不肯研幾，究爲生歟？鬼神旣斷，喬宇者，所刦而憚，徒跣躓耳。其造述解閉，偏高釣奇，塞通爲術，而困人從之，嚼破黃葉，悟何道乎？兩末一往之說，時爲藥耳。空藥對治徇物之病，而妙藥更消執空之病。折中適得，事所當事，乃不爲逃兩所累，而遂贅守此樹前之核，不復學問，彭蒙田駢，是虛生浪歟？之人牛也，不爲生歟？所惑并

不爲超生歟之談所惑言動象占見其物宜俯仰遠近極事通  
變此學而不厭者真絕學也本末源流知則善于統御舍物則  
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  
所不及附會其說甚則構虛駭人其拘謹者斤斤耳目之前外  
此則斷然不信其蔽均也宗一曰學有專門未可執此以廢彼  
也人生而耳之目之至平常矣卒而問之有奇于此身者乎有  
奇于天地間者乎保而九竅言語老少無不同者無一同者星  
辰何以明雷風何以作動何以飛走植何以榮枯噫怪極矣老  
父曰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推曆律定制度興禮樂以前民用化  
至威若皆物理也其常也卽其變也變未有極乎變極自反乎

惟神而明之者知之。天道自東而西。星曆自西而東。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人推移其中而變。有不變者存焉。不知差別之常變。而執常者。則周公之儀禮。有不可以治世。神農之本艸。有依之足殺人者矣。鄧潛谷曰。區宇之內。土壤殊。物生隨異。而況分華夷。限山海。其恢詭倣怪之變。胡可勝紀。古所無者。何知。今非創產。今狎見者。曷知。後之不變滅乎。宓山子曰。因地而變者。因時而變者。有之。其常有而名變者。則古今殊稱。無博學者會通之耳。天裂李墮。息壤水閘。氣形光聲。無逃質理。智每因邵蔡爲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爲鄰子。申禹周之矩積。古人神明間出。不惜袂漏而且言之。自護則不必言矣。常

統常變灼然不惑治教之綱明倫協執各安生理隨分自盡中  
和易簡學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易簡知險阻  
儉阻皆易簡易豈欺人者哉或質測或運幾不相壞也

# 四行五行說

或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將何決耶。愚者曰。豈惟異域。邵子嘗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爲土石。地未隱。老曰。四爲體。五爲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地之五材也。金爲土骨。木爲土皮。是也。水爲潤氣。火爲燥氣。木爲生氣。金爲殺氣。以其爲堅氣也。土爲冲和之氣。是三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這五。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寔

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况所以爲氣而  
率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氣凝爲形。蘊發爲  
光。激激爲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概舉氣形  
光聲爲四幾焉。楞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地水火風之四  
六。偕之水火土氣也。有四實。則有四空。實皆空所爲也。而猶有  
容餘之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  
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  
悟五臟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後知  
一在二中。謂之二卽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三兩。謂之九六。  
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



水火本一論

水濕火燥。相反甚明。而易傳曰。水火不相射。何也。愚者曰。本一氣也。而自爲陰陽。分爲二氣。而各具陰陽。有時分用。而本不相離。有時互用。而不殊偏顯。有時相制。而適以相成。特人不著察耳。天一生水。而反成陰潤之性。地二生火。而反成陽燥之性。呵氣屬火。而化爲氣水。精液爲水。而反以成人。果二物耶。人身言之。腎水也。心火也。時時交濟。不可間隔。以理言之。智火也。仁水也。理水也。性火也。是水直以火爲性命矣。不見夫雨露霜電。皆陽氣之蒸餽。硝磺發而砲滴。雷鳴而泉通。春火力深而礎石潤。熱爐之下。必有氣蒸乎。是火直以水爲性命矣。不見夫螢燐珠。

珀皆濕氣之凝聚。薪經浸而火不斷。燈加酥而益明。并油得水  
愈熾。高取之水肥可燃乎。日炙艸木而滋茂。行汁參補陽而口  
生津。水中之火。擊之得火。煉劍淬水而剛。二者之用。交濟相成。  
莫不皆然。識者于此益悟代錯之本一矣。

水患說

人以水生以火歿。蓋以水火交而生。以水火濟而養。以水下流  
火上升而歿也。天地開時。初有水荒。天地壞時。火急生風而吹  
壞矣。一元中之一會。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時。亞你墨尼  
亞爲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遣諾尼數人。考其時。常帝嘗之  
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徵也。林孟鳴攷堯時水患  
有十七年。揭靜叔攷有一百五十八年。引竹書堯十九年命共  
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鯀。七十年錫虞  
舜之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觀。是則先用  
共工治水。次用鯀。皆以堤水無功。而導之成功者。實終于舜攝

之已巳歲也。舜歷試後，乃使治河。書所謂納于大麓，孟子所謂  
舉舜而敷治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帝行不迷。  
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正與尚書孟氏之  
言合。而孔叢桓譚乃改大麓爲大錄，張瑩以爲壇會諸侯，徒爾  
紛紛，不知舜實治水也。益烈山澤，水氣盛，火氣微，故用烈。刊木  
便相視，亦用烈。國語：共工從孫四岳，從禹疏川導滯。史記殷世  
家契，長佐治水有功。然則禹之治水，益佐之，岳與契又佐之矣。  
國語：太子晉云：共工墮高壘卑，以禍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  
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虞書曰：靜言容違，象  
表滔天。言水不治也。愚者曰：古時水患甚久，當營巢時，亦有甚

不善史書頗簡。今合觀之。瞭然矣。治水之法。隄遏最下。導之爲上。孔子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溝洫卽治水之上策也。河待賈讓畫三說耶。張江陵居正。在政府。集門下談治河。刑曹顧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還。御史惠者笑曰。關竝謂禹治水時。空平原東郡以爲積滯。以入。不北海。其勢易。馮遂欲濬也。氏賈讓欲徙冀民。皆因而導之之意也。然有說焉。以安堵之郡邑。讓河今可行乎。人各護其土著。誰肯無事而徙其田宅耶。是與羊謀其羞。神禹所不能行也。縣官歲費數百萬。徒漬中飽。不如已之。聽其決後。乃下哀惻之詔。爲之移措安置。當委之河者。竟委之。苟分浸淀者。苟分之。豈不

永遠安瀾乎哉是在明君哲相不言而默運耳。

歲智于物說

說卦傳類萬物于八卦。悟此幾乎。禮運本天殺地。舉五。六。十二。之相旋。悟此幾乎。以天盤加地盤。而生克制化。隨變應節。易乾三式。皆有經緯宇宙焉。常運經也。占以人歷其位者。緯也。焦熱。返寒。視歷此者。何人耳。愚者嘗言。以推移之。宙消貪心。以規矩之。字辨物則。而一萬俱畢矣。太者已太。來者未來。今又逝也。貪。孰何爲。達人樂此。而荒狂又竊之。故必明六合五破之字。處處皆然。乃知物之則。卽天之則。卽心之則也。管子曰。宙合。謂宙合。字也。灼然宙輪于宇。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輪。卽列于五方之旁羅盤。而析幾類應。孰能逃哉。聖人不惡賸動。

藏智于物。故圖書象數。舉其端幾。而行易以前民用。損益盈虛。推行變化。在其中矣。要不離乎統類記應之時位也。人人本具。愚夫取識。猶且不爽。况齋戒至誠。而叩神明靜正之士乎。故曰至誠如神。



醫藥通類約幾說

老父曰至理不測因物則以徵之醫固一大物理之橐籥也喙  
者跋者核者柯者皆可以任督榮衛觀之皆可以好惡制化窮  
之形色精神臭味燥潤無非元氣陰陽之升降出入也無非五  
六十二之運氣經絡也用在中節調其亢承叛應之綱符幾不  
二盡其性者秩序變化在其中矣豈愁約則荒而博則混哉雌  
雄子母藥之倫也水土之抽爲艸水其水母而土父乎動物之  
榮衛脂膏其水母而火父乎究論之六淫亦水火也七情亦水  
火也其病也亢火與元氣不兩立停水亦與元氣不兩立其交  
濟也水火卽元氣也氣爲體水爲相火爲用不相離也是皆可

以參兩而通類研幾焉。氣味玄切而形色應之。輕重各分陰陽。而上下遂專升降。凡有頭尾三停。以分皮骨筋節。皆應表裏。腐藥搜通。同主于化。物體全具。取其專長。其通類固犁然矣。永叔曰。船上驚病者。刮船牙汗末。和丹砂茯苓飲之而愈。蜈蚣螫者。垂墨搗鷄味啄之。止痛。此亦以其神情而通類也。

書姓氏抄後

自有統譜原引繁然。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所以古有虞衡。因主伐木。遂以爲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元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與顏籀已異。朱以爲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曰。其先宋微子之後。周衰宋滅。奔陽易姓爲朱。廣韻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爲楚滅。子孫公邑氏朱。則朱有三說。路氏國語。姁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韵唐世系。姬姓帝肇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者氏焉。此亦三說也。荀卿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晉荀氏後。避難改姓。姓苑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關中荀音荀太聲。其實

說文荷字从艸省。荷古文也。麗爲高屋之名。其先殷富。好爲室屋。審引審曲面勢。當爲司空之官。則尤同穴矣。兒倪本爲一姓。郭尋文合斟尋。米卽是裘。而師古不能原。角本無角。而應麟分爲二。又何在。是正閭閻逢逢以爲功哉。觀通志所載。穆述所更。相伯袁爰之爲一。疏棘桂痛之更變。京結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吞之音他。前遺之音惟。賁之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得二注之音耐。員。黍子胥。則平聲不當音遲。毋丘卽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以遺複。沿改無常。博雅者不能無漏。宜矣。是用哀集。列其稀僻者。備遺忘可也。

養生約抄序

養生之說。老子有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曰。濔然無極。衆美從之。緣督善刀。火傳無盡。養其生之主矣。神仙家言。方技也。特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呵之。歟。而不以者。壽。何謂非仁者。壽。無量壽乎。噫嘻。生固累人。生亦何負于人。執之皆病。善用之皆藥。攷亭注。參同契。亦以閒居職簡者。無嫌乎此。順性命之理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不以播精蒐。販懷異。而以卻疾病。平民心。執非仁壽之域歟。良背行庭。坎離交濟。鍊元本炁。革囊本炁。用之治世。用之理身。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邪。塞兩間皆氣也。知其所以爲氣。氣卽神矣。知其神于精神。精神謂之聖矣。天壽不

氣。顏子無矻三十二。堯舜無矻百餘歲也。防其自私而忽正務。故畧言之。已一生歟矣。何用言之。其寔生卽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平心而已矣。心誰肯平乎。以養生之澹嗜欲。少嗔恚。陰子陽秘。恬愉自得。使人適從而致中和。此黃帝之心哉。今且爲醫衍法。一曰治神。謹艾支莫。約指橐籥于此。

神仙說

顧之推曰神仙之說未可全誣。但牛毛麟趾不願汝曹專精貴  
受養神明。遂其所稟。勿爲夭折。郝早服曰無此渣滓。亦無此清  
遠離卻神氣。別無妙道。高人達士之伸吐也。失遇之不得已也。  
尋常理語不足以爽脾胃。遊諸寥廓。取不可知之汜沃而遺放  
焉。曼衍焉。大覺金仙猶之法身佛也。智者一笑。是巧語溢言耳。  
其情則真。其文則奇。以是而易傳。後來竊喬宇而異其幃。奉此  
詞誘。又何怪耶。千金方云。列僊或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  
高不一逞。乃一決而就。此則神仙亦不得已而爲之。非樂就也。  
有勉范忠宣以攝生者。范云。萬一如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

人與俱非。亦有何樂。韓退之曰。人欲久不歿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老父曰。太史公述道家。以爲形神離則歿。佛言緣生無自性。此質論也。老子曰。歿而不亡者壽。佛曰。無量壽。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黃帝曰。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與道合同。惟真人也。蓋生歿之中。有不生不歿者存。此通幾也。自非智者。難言不惑。萊水心題謝道士混元皇帝錄曰。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存之而已。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司馬承禎曰。世人學神仙。反爲神仙所迷。學無爲。反得無爲之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



氣勿爲世俗所淪拆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功成也。又  
子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郭象  
曰。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死無生。養生者非求  
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屈原遠遊篇曰。壹氣孔神兮於中夜  
寤。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子每謂此。廣成子告黃帝。不過如  
此。鐵脚道人霞外禰俎言。坤復之交亦此旨也。王世懋望崖錄  
曰。無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修短有數。早定於有  
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卽妄也。要使生時  
習中。空濶灑落。太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着。  
是在勉之而已。